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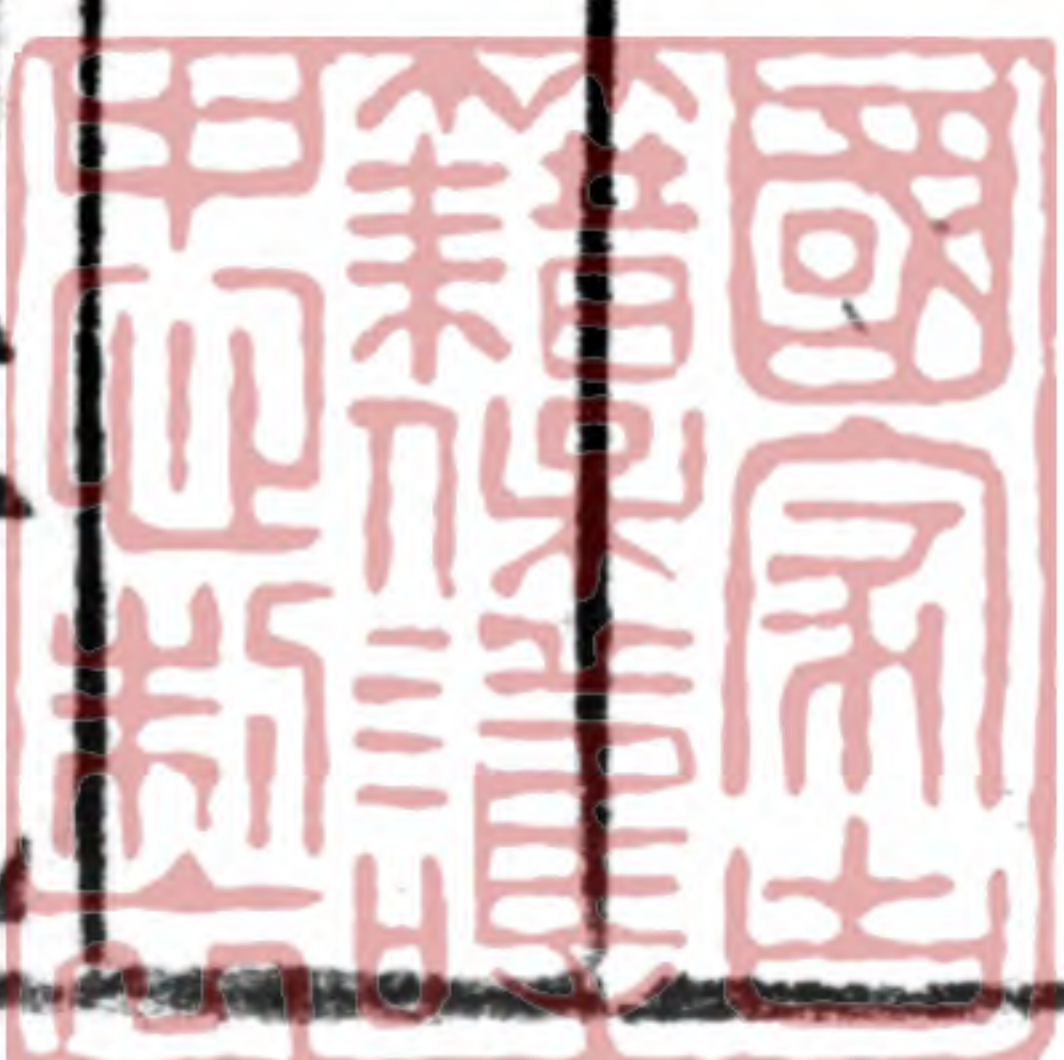


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序

中庸輯略序

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齋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略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略集解兩書因以不著于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于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



輯略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
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
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
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
嘗與儒並立而為六家為九流其道不相為謀而相
與時為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
為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
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
而二也斯亦悖矣雖然其不相為謀也則是不得相
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于六家九流與佛

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
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
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
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
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
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
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
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
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
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

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
猶易辨也佛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
以濶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
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
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
于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
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
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
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
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

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
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于天地萬物泊
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
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
觸乃在于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于順故其
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于睹聞聲
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于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
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
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于已
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

群儒之所不能亂其真也。彼游揚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于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于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為刺以待學者之意也。

明道語略序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蓋聖人贊易，模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蔽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即

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即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即渾然亂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盎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

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忿窒欲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也。是乾之所以爲易。而坤之所以爲簡也。如此則爲敬以直內。不如此則爲以敬直內。如此則爲集義。不如此則爲義襲。如此則爲由仁義行。不如此則爲行仁義。故曰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彼其所謂從事於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往欲以自私自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

而每存一中字以着之者矣。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粹。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夫聖人論心之精。莫如易之乾坤。而善發易之蘊者。莫如程先生之書。先生之書得於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又曰。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彼之所謂從事於心者。其爲敬以直內者耶。其爲以敬直內者耶。其爲非力以

存之者耶其爲力以存之者耶其爲活潑潑地者耶其爲弄精魂者耶武進尹撫州徐君子弼自少有志於心學蓋讀先生之書而有會焉而懼學者求於心者之差也則取二程全書採其要略而刻之於邑中以其出於明道者爲多也而題之曰明道語略嗚呼學者患不知求之於心知求之於心矣而其多岐又如此故夫擇之果不可以不精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

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弒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

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于弑逆焉者昔人
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
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
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
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
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
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
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
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
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

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
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
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
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
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
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
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
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
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
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

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

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擷之序中盖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猷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

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巽峰林侯口義序

精明心學
先儒所未發
者

有。逐。未。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蓋。有。執。器。而。無。得。者。
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道。雖。然。未。若。即。器。而。道。之。為。
至。也。有。稽。古。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今。雖。
然。未。若。即。古。而。今。之。為。至。也。有。滯。經。而。無。得。者。論。者。
曰。盍。反。而。求。之。乎。心。雖。然。未。若。即。經。而。心。之。為。至。也。
孔。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夫。詩。之。咏。歌。禮。之。數。度。
豈。非。所。謂。器。而。詩。禮。之。為。經。也。豈。非。所。謂。古。也。哉。試。
嘗。觀。之。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

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興。則。詩。之。咏。歌。閑。睢。倚。那。
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
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閑。睢。倚。
那。之。間。相。與。倡。和。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
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已。興。矣。非。既。學。詩。而。
後。灰。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
禮。之。數。度。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
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
恍。然。神。游。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
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肅。然。以。斂。也。則。是。學。禮。之。時。固。

已立矣。非既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為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為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為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歛者之不為吾心耶。故即經而心是已。然則何末非本。而又何所逐耶。何本非末。而又何所反耶。雖然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非獨今日然也。在孔孟之門亦或不免於二之矣。子夏傳詩傳禮後世訓詁家宗之子夏非訓詁也。然已權輿乎訓詁矣。聖人懼其滯而無得也。而曰女為君子儒。君子者務本之謂也。子貢求性與天道

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即性與天道也。今之為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矣。君子懼其滯而無得也。為之說曰。盍反而求之乎心也。此所謂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者也。而學者緣此遂以為必絕去形聲文字與訓詁求之窈窈冥冥而後可以為至道。二者本末則必有分矣。然而皆聖人之所不與哉。林侯口義者侯之與二三子所以講於六經孔孟之書者也。林侯苦節而不以驕世峻行。而不以矜俗其志務於反躬以求盡乎精微。而於古人形聲文字之間乃索之如此其密。

而析之如此其詳嘻吾知其不為滯也其殆有見於道器古今之不二也乎雖然吾猶懼二三子之二之也二三子試致誠而求之默識吾靈知靈覺之本體於群居誦習之中融然以液否耶肅然以斂否耶是融然而肅然者在心耶在經耶在心也則何待乎經在經也則何感乎心是心與經一者耶二三子可以即此而自得之矣而又何窈窈冥冥之求哉或曰今之為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也子顛顛焉若恐二三子之離而去之何也曰本末則必有分矣二之皆散也且夫滯經之敝淺而著離經之敝深而微滯

經之敝惟固陋者而溺於此離經之敝雖䟽通者或不免溺焉吾舉其深而微而二三子乃或昧於其淺而著吾欲使二三子不溺於䟽通之士之所溺而二三子乃或不免溺於固陋之士之所溺則非余之所敢知也而亦非林侯之所知也於是口義刺既成丹徒李令來請序序之

筆疇序

苟可以誘世而勸俗者君子不廢也匹夫一怒挺而兩闔於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而疾其闔耳而滑稽之士為之微言冷擊嘲諧詼譎於其

旁則釋然一噓而散。小夫婦人恣睢兇毒於冥冥。或懼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兒佛媪。為之張皇神鬼。指徵機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夫苟可以解急。闔則嘲諧詼譎。或捷於詩書禮樂。苟可以懼冥兇。則神鬼機祥。或痛於士師理官。滑稽機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闔而懼兇。則君子所以為勸於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為勸於世。雖其戲如滑稽。誕如機祥。且不廢也。况其言之根據古先。而不詭於繩墨者乎。筆疇之為書。自居身御物。至於家人細瑣之事。皆備自經史百氏。至於小說衢巷之

談多所採摭。蓋亦不盡雅醕。而其大旨要於使人畏。慎柔寬擇步而蹈。以避咎。其知足少欲。忍辱濡下。賓名去華。大率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責。懲窒忿慾之緒。言亦往往而在也。昔人謂老莊處危世。觸駭機欲。以曲自全。故往往上柔弱。黜剛強。至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迷陽卻曲。以晦世而免禍。為是書者。其意毋乃出於此歟。雖然。使明哲之士讀之。則自可以觀其深剝其駁焉。而節取其是者。以問巷鄉曲之士。讀之。且將悚然有動乎其心。怵於禍而冀於全。去其狃忿鬪爭恣睢兇毒之習。而庶幾乎謙柔長厚寬

身之道豈非志於勸俗者之一助歟是書故有板刺
吾邑吳前川翁乃刺而揭之墓之左屋以示其鄉人
然半而不完翁之子鳴玉既得其全書于是併刻之
以廣於世以成父之志云

王君注握奇經序

余少頗好奕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為之寤寐
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或有得算焉
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思之所
不至而已藝既稍習已而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
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為之營

救布置余于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
而又惜不早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
精神寓之于譜奕者索諸已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
精神苟有得焉其致一也奚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
奚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
此自伏羲畫象貞坎悔乾為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
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為黃帝書蓋戰法自黃帝始也
顧其文簡奧世鮮知者王君以窮經餘力推究其說
為之註釋其諸家言兵有及于握奇者悉取而附之
其營算占候亦綴焉以為兵家全書君示余余竊嘆

其有似于吾所謂奕之譜也蓋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輒勝然觀其環車為營縱輕銳往當匈奴實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摹擬竒為八陣鈞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竒其說以為得吾書而用之內靖草竊外盪醜虜特為易事蓋余之于奕也雖知思與譜之無二然以譜措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親鼓鞀之間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江陰縣新志序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畷租麩錢貫絲縷鼓合醬罌僮指之數此織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略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織勤治生者之所略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

為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壚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筭籥淮蠙江龜海錯之纖細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寧息則固不得以其穢褻而略之而

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敘山川也既無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於家之籍專記圖畫狗馬玩具為粧綴而租餽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為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

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謂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為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州為屬邑而枕江之衝為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公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為政潔已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

口食貨謠俗水利防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棼蓋皆君之所嘗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羨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畢力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臧獲之奸良與夫鑄鑰閭戶之守雖其錙銖隱贖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於籍至其纂緝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為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於治生而太史公

萃之為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卮菑
菽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
為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為邑之與治生意嚮或異家
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於實用而不取
辦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
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
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為江陰者因趙君
之所為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為之書其端

鄭君元化正典序

會稽金錫竹箭之產甲天下其鍾為人文大率峭拔

清慧能以文章勲伐耀于當世至於方外之士亦往
往能做儻瓌恠以露其奇蓋所謂地氣然也會稽鄭
君少喜談兵讀韜鈴諸書尤工於風角鳥占嘗北抵
宣大東歷遼薊掀髯謁諸邊師談笑油幕間每虜鏑
驟飛發一語策勝敗屢屢奇中以是撼貴璫老將而
出其橐中之金短衣飛鞚目中無百萬貔虎氣當此
時蓋一機智勇辨之士及長揖邊帥故裘南歸乃究
意黃老內養之孳翱翔吳會與姪姪騷人墨士相徵
逐寄身藥肆中訥然守柔下庶書卧人不識其有雄
氣者蓋鄭君始終若此亦奇矣哉鄭君自謂得青峰

碧厓諸異人之傳嘗著內養書名曰元化正典大槩本之中黃之說又謂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蓋暗藏火候以為邵子最得伯陽微旨余聞內養家多言火數乃虛設期於陰陽無偏勝而已鄭君乃以為實有是數若跬步以至百步然者余不能盡解其說也鄭君又欲往燕齊海上中島不夜之間庶幾復遇異人焉燕齊海上之異人若黃石海蟾之流蓋嘗決機軍旅而其後得仙者也鄭君倘得而見之乎其歸以語我

東川子詩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隣於悲斯其為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其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粧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為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強為柔婉如優伶之相閱老幼子女雜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為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鬪之

事其人翹然自喜。愾然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吁而怵沮。則愾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隣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蓋昔人所謂沂渭之間。其所為載歌。驕遊北園。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為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躑躅。絕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知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其土風者。享寒垣詩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夢沙。

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駝榆。關千里。秦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倘亦有駟鐵無衣之遺。否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為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為楚聲。竊喜東川子之為能為秦聲也。乃為之題其首。後有採風謠者。自當得之。

前後入蜀稿序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為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於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士。其力足

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跼鳶挂猱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所謂別爲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峩巫青城之窈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厓。斷棧水則陜以驚江。急峽鬪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爲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冥搜之好移。變

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窈麗之觀。改蓋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縵綰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游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爲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爲情志之所快。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爲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竒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

嘻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爲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爲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爲郡守也於重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謂險且遠其爲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煙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爲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巖巖踐霜雪穿猩鼯豺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關政理謠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

情狀其敘險也既可以使人欷歔慘慄而如墮其敘勝也又可以使人颯爽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宦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竒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既刺爲二卷其子于德請序于余余以謂使好竒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于庭戶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勝而忘乎其險頓然釋志于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能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有得

也遂不辭而序之

山堂萃稿序

余讀孔氏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為言
隱也彼其事汗君而為之士師至于三黜而不肯去
與其斷髮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
謂漸染于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
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於聲利華寵之外
而一無所緇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
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耳
今吾侍郎養齋徐公其可以與於若人之徒歟嗟乎

士之嗜欲毆諸其中而紛華蕩乎其守始進者躁於
求而宦成者固其位能自脫焉者少矣公少時則已
自致於亨衢然公澹泊不見可好其後反求乎理性
精研乎義利益知自貴而賤物故雖居高位享厚祿
而其貌冲然常若山林之癯其家蕭然常無十金之
橐乞其身有耄夫之所不能決而必之以強健之年
砥其節有寒士之所不能居而甘之以肉食之後自
是天下知與不知言清名完行者莫不翕然歸公然
則公之進而顯也其心與迹判者耶其退而隱也其
心與迹并者耶余幸與公同鄉曲自蚤歲即知慕公

公為侍郎而余適在翰林方其旅候於隆隆之門而習見乎炎炎之態則悶然而返每一見公則不知冷然噓我以清風也而不能去公還於家余亦罷歸又獲從公游每訪公之廬但見山窈水迴老屋數椽堦前鳥雀鳴聲上下則不待見公而已如游於首陽之曲柳下之鄉可以使人樂而忘返矣已而公出其詩文若干卷曰山堂萃稿者示余余受而讀之蓋自其平生所謂應酬文字與得歸草堂以後諸詩及謝病諸疏皆在焉公非如文章之士刻鏤以為工者也而其清遠間散耿介獨立之氣黜乎其淵藏璫乎其金

鳴其風旨直與古者逸民採薇之歌三黜之語歷百世而相上下則又不必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而公之為人固可以一撫卷而得矣雖然昔人不云乎身隱矣焉用文之且夫所謂逸民者方將鳥行而蟬蛻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豈斲之以言語文字行於世也哉矧公位大臣又當

天子嚮意之時苟少需焉施功於社稷被澤乎生民不難也公意猶若有不屑焉者而亦何藉於文乎然而世有不能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者得其文而讀之或可以得公之為人則夫庶頑而起懦亦將於是在乎

在余既校而正之以還于公因為之題其首

劔泉奏議集序

劔泉吳公奏議集凡幾卷在嘉靖初

天子勵精思治博取俊乂以充庶位尤注意臺諫之選公於是以才召入院為御史凡所建白多見採納若茲集所載是也於戲公之言備矣而其大者莫如劾柄臣之奸與請開通惠河諸疏始柄臣掌營兵怙勢為奸利士大夫以為隱憂而公慨然上疏攻之其言明白切痛多人之所難言已而相繼攻之者益眾然或過激不足取信而柄臣益恣不悛後

天子亦自燭其奸下之獄以死蓋去公上疏時十六年而公之言驗矣國家運道自通州至京師故從河運後乃從陸其故河廢闡猶在議者屢請修復而京師大猾倚陸運俾利往往為飛語搖之公始建議則以身塞利害之衝又賴

天子與相力主其事迄有成績其詳具公所上通惠河志中自河功之成也戶部歲省運錢十二萬緡此則公言之既效者公又欲盡轉通州之粟於京師以消珠形之患則其言未及行而憂踐者多以公言為是也公始令江山有聲而擢御史自御史出守處州

歷官南京太僕少卿而致其事公為人敏銳濶達藝
於世務而捷於應機開口抵掌鋒鏑捷露課功策效
不爽一髮非同迂腐拘牽之士指摩而坐論之者也
公嘗謂余曰士大夫談說經濟指天畫地貫穿今古
不足為難惟切中事情若操刀而割刃隨手下卒無
一刃不當肯綮乃為難耳此蓋公之所自寓乎曩公
在御史時又嘗為余言儻得在塞垣之間當為國家
鞭笞韃靼鎖吉囊唵噠之頸而致之闕下蓋公自量
其方略氣力有足辦此者以其不至大官故其所設
施者不竟雖然是集也可以觀公之槩矣

聲承集序

漸齋子錄其平生交游往復之書及諸贈言名之曰
聲承集凡若干卷漸齋子始居給舍侃侃厲名節故
其時所與游多慷慨奇節之士已而謝事家居蟬脫
聲利晚乃刊落華葉潛究精微故其時所與游多山
澤肥遯之流與講學論道之朋且夫人之於世固未
有獨立而無與者縉紳相與以同心而共濟雖山澤
與世不相涉亦必有與焉以同道而相益此孤立一
意之輩所以不可行於朝而狷狹枯槁逃虛避人之
行要亦不可行於野也漸齋子以其真率苦淡之節

而使海內高士爭慕與之游若不及又能以其謙虛不自滿之量而使與之游者爭獻其所長者如注而一無所拒故其在朝則相與秉公斤奸以共憂天下之憂在野則相與養志理性以共其樂於山林泉石之間蓋漸齋子之所取於友者既已無不盡矣然猶以爲聚散存沒其數之不可常人情久則易以忘是以雖其平生所與交一臂之人異日或至於舉其姓名且不能記其姓名且不能記則其所以交相儆戒策勵之意亦或至於怠且廢幸其書詞翰墨尚可尋繹而因以志其人之姓名與其所以相儆戒之意則

雖其聚散存沒之不可常而宛然常如一臂之交雖在燕閒獨處之中而自得乎群居儆戒相成之益此聲承集之所爲錄也蓋昔柳子厚作父友志其人之姓名備矣然但以侈朋游結納豪傑爲美談至於切磋儆戒相成之誼未著也衛武公所與友自鄉至於師長士至於旅賁資其儆戒以進於睿聖故抑淇澳之詩傳之至今然其儆戒之言可聞而鄉師長士旅賁固亦當時所謂賢者其姓名獨湮沒不可見使尚友者有遺憾焉至子輿論獻子有友五人則幸於兩人者尚可識其姓名而慨然有感於三人者不可記

今漸齋子修名砥節不啻如柳某其尚賢取友如獻子其老而好學蓋有衛武之遺使後之人慕漸齋子之風而讀其所爲書讀其所爲書而得其所與游者其將曰某也慷慨竒節人也某也肥遯人也某也講學論道人也漸齋子能以其所得於友者而又以爲後人尚友之助也其亦可以無子與三人之感矣而余也又得以不敏之詞附姓名于集中其亦不謂幸矣夫

吳孺人輓詩序

禮部郎中惺母

古者既有左右史以記言動矣而又爲之詩詩之與

史同于籍善事以鏡來世而咨嗟咏嘆之則其味尤長而其風益遠蓋詩者其助史之不及乎然左右史所載惟其朝廷邦國王公鉅人殊勲絕德非此不列而其載之詩者大半多閨闈房帷之間以及伐桑采葛髦笄膏沐家人瑣屑之事是以塗山有莘助贊王業然不列于夏商之書而十三國風自二姜許穆夫人以烈節著聞則詩人侈而歌之不一而足雖以田墅間巷之婦人若草蟲雞鳴靜女其名姓絕不登史冊其事亦無特異者而皆得見之于詩豈史主于紀大而略小詩主于闡而探賸其爲教一而其爲體則

異耶然則詩非特以助史之不及其于女史尤要也
漢時劉更生善爲詩其所輯列女傳率本之詩謂詩
之繫乎女史也豈不信乎吾友吳君敬夫之母吳孺
人既沒而士大夫爲之輓歌輓歌者沿于虞殯其樂
道善事而咨嗟咏嘆之者詩之遺也嗚呼孺人以閨
中之懿非如男女有四方之事功德炳炳可以托于
鼎彝之勒左右史之載而與之不朽而又非有如燕
燕栢舟載馳遭罹厄會以顯其奇節爲詩人所希詫
其所可見者不過乎閨闈房帷麻絲漿酒之間尊養
姑章敬承夫子家人女子之常事而已雖然槩以草
蟲雞鳴之義其宜在所不廢乎是以諸君子哀而詩
之以附于彤管也其以廣列女之採而興起幽人之
貞也乎余國史也于序詩爲宜故推本詩之繫乎女
史者而爲之序

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芥川文庫卷第...



